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四

谷風之什 變小雅

谷風

維風及頽傳云頽風之焚輪者風之相扶而上喻朋友相扶而成風薄指頽風相扶指谷風也頽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譏其以焱釋頽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

焱从下而上頽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據爾雅正文未見其必燬也扶搖謂之焱即南華之扶搖信从下而上矣焚輪謂之頽焚取象於大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註爾雅者止因頽是下墜之名故為此解然以字



世侯國富足呂記嚴緝皆從之此賤而非興矣集傳亦云興而絕無發明惟直錄詩語而於上四句中間各加一則字豈所謂全不取義者乎噤蓋有殮鼎有七各一事砥言平矢言直各一義今乃曰有殮則有七如砥則如矢是何理哉殮七恩施之早也砥矢貞賤賞罰之均直也所履所視當日總目此而言鄭箋今殮七為所履砥矢為所視迂矣首章為全篇綱領下章所譏皆反此為義而五章以下取譬不一則婢刺曠官良以周之盛時布德行政雖出于王亦由在位多賢克舉厥職也幽王之時皇父七子尹氏胤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殘之子弹民之財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之小人又何所視乎詩人所以頌之而潛然也

夫當作亦

小東大東箋云小大言賤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夫於東言其政偏此解甚自

然蘇呂皆從之今以為東方小大之國失之矣

漫假獲薪毛訓獲為艾則字宜从禾鄭云獲落木名則字宜从木獲落爾雅釋木文陸氏艸木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从鄭說也竊謂優於毛矣

鄭箋破經字為後儒所譏噤如舟人之子雙巽是裘改舟為周裘為求則非無見也舟與周裘與求不僂音同形亦相似况古衣裘字元佗來象形其从衣後人所加耳此詩傳寫之時昧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箋云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雙巽在冥民穴氏之職疏引蒙華敘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二證之正相合

二穀當作呂

爾雅釋訓皋皋瑁瑁同刺素食也夫以瑞玉為佩傳云璫瑞也則居官者也而不以其才之長故曰素食箋疏用雅意釋詩本無誤後儒易之未見其勝也

大東詩五六七章取昴星濛詞意反覆鄭以喻王黜官司虛列而無實用正與首章君子所履相首尾古之君子法先王之道賤役平均今之在位者反之故為曠職也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其事意正相同今皆解為望天恤己不見恤而怨之之詞其說始于歐陽不如古義之正矣

報章傳云報反成章疏申之云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織女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森成也義盡儘俗通矣集傳改為報我之章未見其勝且人何患於星

而望其報我邪

服雖从月旁噴製字之義會意在車

說文服字注云車右騎所以自旋

其以車得名者亦有二四

馬外二為駟內二為服一也詩兩服上襄兩服齊首是也兩較謂之牝服二也詩不以服箱是也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矣丘氏謂服箱猶駕車

而朱傳从之亂不如毛義之當

啟明長庚毛傳韓詩廣雅皆以為一星毛傳云自旦出則明星為啟明日既入則

明星為長庚韓詩云大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史記索隱引此語

廣雅云

大白謂之長庚曹憲注謂晨見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三家之說相符不可易矣自孔疏為兩岐之解而後儒異說紛紛其最無理者則鄭推分為金水二星而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之說也夫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則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集傳皆指為金星與毛傳合最得之又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支启聲教也明星義取於開依字當作启

畢有掩兔之畢傳取焉有祭罷之畢箋取焉疏兼存二說文引孫毓語謂祭罷

而北斗當作而  
斗北

之畢取象於畢星而掩免之畢又取象于祭罷而施罔焉蓋右鄭也今世則專宗  
毛說

維北有斗朱傳兼南斗北斗兩說蓋因孔疏有箕斗並在南方箕南而北斗之語  
也案南北與箕皆以初秋昏見於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耳其為南北之分雖有  
之噴大故矣况上章言東西原以在人之東西言則此章為南維北自當與之同  
意何偏以二星相較而分南北乎源謂以北斗當之為允

### 四月

四月篇當敵而行役之詩也韓詩止以為歎行役嚴緝譏其未盡詩意當矣毛傳  
質畧不明王肅述其意以為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闕一時之祭故云我先祖獨  
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疏非之以為敘不言征役傳亦無此

意因引孫毓語謂從征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又行役不親  
祭祀攝主修之亦未有關豈有數月之間而以為刺孔又自言首章始廢一祭已  
恨王之忍復闕二祭彌應多怨何秋日冬日之夏夏無先祖之言源案疏言敘傳

夏當作下

不及征役則誠然矣至謂一時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非也文王之出師  
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傷至若幽王之無道不恤下情當時被役之  
人必有不能堪命者豈時之久暫乎一時不祭猶以為怨則秋冬兩祭俱廢其為

發當作廢

當怨不言可知詩語互文相備徃徃有之矣叙傳雖不言征役噴詩人託興恆據  
目覩怨為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  
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於裴欲其如晉請平季文子睦四月見征役踰  
時思歸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

解歷有明徵仲達譏之過矣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漢唐宋諸儒解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忍使我遭此敵夫以己身邁敵之故至詈先祖為匪人雖邗夫傭豎不忍出諸口安有詩人之溫柔敦厚而作是語哉解者何弗思也孔仲達既指為悖慢之言而復曲為之說引正月詩怨父母為比不知匪人二字非僅怨也直是詈矣源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頓挫讀之方明暢如節南山詩界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界天乎師尹為正不平又為不和順之行又界天不平箋亦云界天乎師尹為政不平巧言篇昊天已威昊天大憮箋亦云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皆界天二字讀斷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蓋呼天而誣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呼而誣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敵呼天呼祖總是怨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宋儒釋經但求詞氣平直

其以匪人屬先祖宜也鄭氏知解昊天為呼天不知解先祖為呼祖豈天不可詈而祖獨可詈乎又此特依鄭義為遇敵自傷當少易其說耳若以為行役思祭之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

腓字三見詩采芣生民二詩傳訓為避四月詩傳訓為病今案三詩之腓義訓既殊字形亦異訓避之腓與葩通前於采芣詳之矣其訓病之腓則本作痲文選謝

九日注李善云韓詩曰百卉具腓薛君曰腓變也謂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

本作腓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痲不作腓唐世寫詩者誤以痲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改政耳又案腓葩痲三字皆可訓為避但論其本義則非是足肚葩是

臬實非是病說文云風病各不同詩三腓皆借用也

爾雅釋詁廢大也四月詩廢為賤賊毛傳云廢怵也音以大為怵當是後人傳寫

增入心旁釋文怵本又作大此是王肅義疏亦云定本廢訓為大與鄭本不同則  
怵為大之誤信矣又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  
惡實怵訓攢慣習箋語並無攢習意其言大于惡則正是大為殘賊也是康成箋  
詩時死據傳中大字為說耳鄭之述毛本同孔陸皆以為異殊不可解

### 北山

華谷辨詩有三杞以小雅之四牡杖杜四月北山此四詩之杞皆枸杞然惟四牡  
四月毛訓枸繼杖杜北山無傳杖杜箋云杞非常采北山箋云杞非可食之物則  
以此二杞為枸杞未必毛鄭意陸疏謂枸杞春生可佗羹茹安得云非常采不可  
食乎

北山詩放力方剛毛鄭放訓衆書秦誓放力既愆孔傳亦訓衆李氏疑此兩放力  
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衆力故改訓為陳引左傳庭實放百杜  
注及後漢傅毅傳注為證訓放力為陳力於義亦通嚴緝云秦誓夏氏解云衆力  
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放為陳嘖陳力方剛則不詞矣案華谷斯言得之集  
傳云放與齧同蔡沈書傳宗其說殆非是齧乃齧骨人之齒齧非用力之處以力  
屬齧取義既疏又古齧佗呂象形篆文始佗齧从肉从放本五百人之名从于音  
从从俱也故為衆齧放通用古未之有惟黃公紹謂齧通放人之一身以齧骨  
為主故曰齧力此特因朱蔡而附會非典也

### 于當作分

北山詩連用十二或字各兩或意自相反昔二或焚與瘁反也次二或息與行反  
也又次二或逸與勞反也又次二或舒遲以作遽反也又次二或湛樂與晷答反  
也終二或閒暇與冗煩反也其叫號之義毛訓呼召孔申之為徹發呼召故釋文

號字讀去聲平聲夫微歿呼召正劬勞之事不聞之所以為逸也今號字讀平聲言深居安逸不聞叫呼之聲義亦可通

鞅掌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異而指同也其釋鞅為負荷掌為奉持正促遽之實促遽必失容鄙乃以申毛耳孔云意見殆未然

議事易而任事難議事者立身事外任事者置身事內此出入風議與靡事不為所以一暇而一勤也又箋云風猶放也則應如字而釋文風音諷與鄭意見異如鄭意風乃風逸之風與上出入為類如陸意風乃風刺之風與下議之類風刺義較優矣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敍以為大夫悔將小人此與荀子大畧篇引詩合又韓詩外傳引此詩

以證所樹非其人亦同敍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集傳以為行役勞苦之詞諷非是朱子說詩每執詩詞為準此篇詩詞何嘗有行役意乎大車牛車也以任重非行役所甚也况是興非賤也

不出于頰集傳曰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不能出也案說文耿耳著頰也从耳炗口迴消聲頰火炗也从火頃聲玉篇頰火炗也或作耿竝無小明之訓

錢氏詩詁始初為此解朱子用以釋栢舟彼耿耿重文為免狀之詞猶可通施於此詩則當云不出于頰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此與冥冥正相應義本優不必易也

小明

詩名小明鄭以為幽王日小其明而歐陽氏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

明上天故名篇者加大小於明上以記別也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之名旻大明小宛小弁亦嘖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聞耳案此說非是觀書金縢言公為詩名之曰鷓鴣左傳言許穆夫人賤載馳秦人賤黃鳥國語言衛武公佗懿戒可見佗詩時篇名已定康成云閔昨三百十一篇竝是作者自為名斯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佗於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佗小明者而加大以記別哉且詩篇重名固甚多矣雅之扶杜黃鳥谷風甫田名皆與國風同而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無衣則亦兩見羔裘揚之水則三見何獨不為記別也嘖則小之為義縱未必如箋疏所云至若歐蘇二家以為別於大雅萬無此理矣又案小旻小明鄭皆有訓釋以小明所刺比於上二篇為小故取名於小此與日小其名之說俱迂曲難從小宛小弁鄭無發明疏推其指以為鳴鳩鷺斯皆小鳥幽王才智卑小似鳴鳩之不能高飛鷺斯小鳥而甚樂歎宜白之不如意較平正可用

小明首二三章皆記節候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四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霽又此兩章皆云歲聿云暮述毛者皆以二月為始行之時替我徃矣即指始行方除方霽即是二月鄭以二月為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霽為四月釋替我徃矣為初到荒野則與毛異也合總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為除陳生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禪之時唐風日月其除自指歲暮不指二月又二月天氣方寒不得言燁述毛者未必得毛旨矣不如鄭讀除為余引爾雅四月為余除余字異音同且與下章方霽相應也孔疏曰洪範曰燁曰寒寒為冬則燁為夏得之矣嘖鄭謂二月始行四月到荒野則未當凡詩中替我徃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

時訓往為到不太迂乎

源

謂詩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尔雅余月夏四月也

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是巳月始行至丑月尚未得歸而作詩耳二月初吉正指未得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霽追憶其始行之時也載離寒暑總計其自始行至不得歸之時也時已由暑迄寒矣暑即方除方霽寒即二月初吉也歲聿云

算與蟋蟀歲聿云莫同彼疏以為九月

聿訓遂遂者自始向末之詞歲聿在十月九月實未莫故曰遂算言自此而向莫也

是巳九月暑退而寒來亦追憶之詞也二月為建丑之月故首句云明明上天尔雅冬為上天而丑月于夏時為冬作詩者指所見之天以起興首既以上天起興因述所至之地紀所值之時而總記其離家之日以起下文憂畏之意首章次第如此二三章又追數始行之期見離家之久不過即首章意曲暢之耳然則首章我征徂西至於芄野自言西征而至芄野不言始行也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是當

二月朔而追記其已歷寒暑不言二月始行也鄭云二月朔始行誤矣二三章替我徂矣是言始行鄭又誤以為徂至芄野後儒多取毛而舍鄭啖但知鄭訓我徂之誤不知其二月始行之誤故皆以方除方霽為二月而不顧義之難通也或執詩無周正語謂二月是卯月夫以夏正言之必丑月方歲暮聿算為豕算月當建子水壯北墀之時安得有蕭可采菽可獲哉

### 鼓鐘

毛鄭釋鼓鐘篇皆以為幽王作樂于淮上歐陽疑史無幽王東巡事逸齋辨之以為史與經異猶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缺奉存於經豈得反疑經而信史詩緝亦言古事固有不見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斯皆篤論胡一桂謂成王時徐夷淮夷已不為周臣宣王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

淮夷淮夷當作  
徐夷淮夷不當  
當作不常

於淮上吁謬矣幽王十一年中巡歷游奉之事胡氏能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記

居注乎不然何由保其不一至淮徐也又淮夷淮夷之在周特叛服不當非終不

為臣也成王時淮夷徐戎並興伯禽伐而平之矣見書費誓及史記魯世家又通鑑外紀云成王二年周公定奄

及淮未嘗不臣周也常武詩宣王親征未嘗不自往也召公征淮南則疆理至於

南海王自征淮壯則徐方來庭詩有明文胡未見乎

鼓鐘咏淮水首言湯湯繼言潛潛又繼言三洲毛傳云潛潛猶湯湯三洲淮上地

名初不分水之盛衰先後也且此三章止刺奏樂之失所耳非刺其流連忘返也

蘇氏曰湯湯水盛也潛潛水流也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淮上也與毛

意異集傳解潛潛與三洲皆祖毛說又引蘇語以繼之殊少畫一矣又蘇說雖新

巧可喜然說三洲則於義難通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可居之地必有人民室

論當作倫

盧若水落而後見直是出沒水中沮洳之場耳非可居之地也何得見之洲乎懷

允不忘懷至也用禮樂得其宜至信而不可忘與次章不回三章不猶皆指淑

人君子言箋疏本無誤也集傳用王氏說以為思古之君子不能忘則是作詩者

自謂以下二章文義不論矣况思者止是懷耳經文允字不已贅乎又案懷之為

義最多思也和也安止也至也來也皆見于詩傳箋各隨文釋之宋儒必欲舉以

思之一義故往往不得詩旨

鄭樵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鼓鐘之卒章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比歌

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輔笙以磬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禫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

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也吁鄭之附會一

至此乎真詩禮中舞文手矣彼所據者鄉飲酒禮燕禮二篇文耳升歌笙入間歌

合樂四節惟此二篇為詳其見于鄉歌大射者則已略此乃鄉國禮也非王禮也  
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其見儀禮而入樂者二南各三小雅共十二及新宮肆夏  
陔勺等數詩外餘不槩見至文王清廟振羽九夏湛露彤弓諸詩所用稍見于周  
禮禮記左傳而儀禮弗載焉蓋昇于上篇而今不可攷矣鄭欲執此二篇之文盡  
周家奏樂之制可乎哉鼓鐘所引天子作樂之事也其為朝聘燕饗雖未可知  
與必非鄉飲酒與侯國之燕也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以鄉國同也區區以  
二篇之文傳會而為之說陋矣其言笙磬雅南俱不合古義辨見下條

笙磬同音孔疏申毛以笙磬為一器其申鄭以笙與磬為二器案傳訓笙磬為東  
方之樂明是階階之笙磬

見大射禮

則笙乃磬名信為一器矣一箋之分為二器未見

其然也箋不解笙磬意必同毛其釋同音云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亦與傳四縣

皆同語意相合孔特見箋言八音故分笙磬為二使與鐘及琴瑟備金石絲匏四  
音以當八音之半耳曠未必是鄭意

以雅以南為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  
允矣鄭以雅為萬舞與籥分文武異于毛不可从宋蘇氏復自太說謂雅是二雅  
南是二南舛謬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  
得奏之不僭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目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  
或得於南國周名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

况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為南夷之樂左傳之南籥

襄二十九年

杜氏以

為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

東都

注劉

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

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德廣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  
蘇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  
聲音及籥不僭也又云毛詩無蘇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薛君  
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矣又有辨詳  
總集傳僭叶七心反案釋文僭有七念子念楚林三反其楚林反沈重音也與琴  
音二字韻本同不必用叶

###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負藻采芣都人士黍苗  
葉凡十一篇敘皆以為思古詩其可指名者楚茨四篇思成王負藻思豈王黍苗  
思宣王也此三王者一開初一守成一中興皆周家令辟尤詩人所不能忘情者

矣其詩敘偁古王不知何屬要以三王而外有道之主僅有康王詩人所指當不  
外此惟黍苗則兼思其臣都人士芣芣又思及其名

楚茨以下十篇朱子辨說謂其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  
在此叙以為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哀世之意似矣嘖詩人寓意深  
遠固有不可泥其詞者采芣出車杜多嗟怨之詞行露擗梅野有死麕少和平  
之語列於正風正雅可謂刺詩乎安在楚茨十篇不可為刺也又人當哀亂之時  
道太平之樂必言之娓娓不休班張之賤喜述西京之盛時元白之時多咏開元  
之勝事皆此意也楚茨諸篇所言祭典之肅農政之詳錫命之有章禮文之必謹  
報功恤賢之厚仁民愛物之思詞煩而不殺感歎無聊之情已躍然言外矣當日  
思古非一人作詩亦非一手十詩者特一辨班俗爾乃訝其多乎

朱子又云楚茨詩精深宏博何得為變雅斯言誤矣風雅之正變分於時之治敝不分於詞之工拙也風之七月雅之六月斯干諸詩其精深宏博不減於楚茨何以皆別於變詩且三百篇皆經也不論正變為經一也安得粗淺儉陋之詩而以為經哉

采齊肆夏先鄭注周禮劉德文穎注漢書皆以為逸詩惟玉藻勗以采齊康成注

云齊當為楚齊之齊蓋謂齊音當讀如茨耳

孔疏云音同耳其義則異

非謂菜薺即楚茨詩也

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茨即采齊豈誤讀康成注乎何闇於文義至此

詩緝言詩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是酸棗楚茨以棘配茨青蠅以棘為樊必非酸棗當是爾雅之茨刺案茨刺注云艸刺鍼也方言云凡艸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茨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合此二文茨刺信有棘名矣又方

言注云楚詞曰曾枝剌棘亦通語耳橘頌意本謂橘枝有刺若棘而景純引之正見凡草木有刺者皆可名棘也則二詩之棘當泛指艸木刺人者

神保是饗毛云保安也鄭云安而饗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為鬼神併號也朱傳既以毛訓保為安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則又非毛義劉瑾申之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真降其身邪朱傳又引楚詞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偁朱子又曰靈保神巫也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案此誤尤甚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有常職豈可合為一乎周禮有司巫乃羣巫之長也其秩中士而已不敵與祝史比肩况詩乎又案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兒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則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為巫號

以獻當作从獻

毛與當作毛訓

毛訓隸為陳將為齋音齋謂既殺而縣肉于架分齋其所當用此未孰時也鄭讀隸為別言別其骨體于俎將以奏而進之此既孰時也義各相屬不可互易朱傳肆从毛將从鄭於事為不次矣

為俎孔碩鄭解為以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為是薦孰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嘖鄭以碩為肥碩亦通案俎之為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爛余廉切之俎又有

昕其勒音俎所以載心古而燔炙皆从獻之物故名从獻之俎鄭解肆將為肆骨體

而進之則薦孰之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从獻與燔炙合為一事亦有理也

我孔燧矣毛與燧為敬與俞雅同此古義也呂記从說文訓乾此乃燧字當訓與詩意遠矣集傳訓竭蓋欲彊通乾義之詩也夫敬而不愆於禮文義甚順何必以筋力既竭見盡禮之難哉嚴氏引王風燧其乾矣左傳外彊中乾語以證竭義尤

費力

既匱之匱箋訓為筐蓋音蓋匱乃匱之或體鄭非改字也匱本訓飯器从匚音方受生

音皇聲今作匡隸消也

楚茨所咏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故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牢士大夫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載周禮載記而亦見於此詩者則如剝亨祭初鼓鐘造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嘏詞遂判此詩為公卿力農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又謂天子詩不應列小雅夫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鼓鐘造尸鼓與鐘二器也疏云鳴鐘鼓以造尸而已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肆夏其一也尸出入奏之雖鐘鼓皆作仍以鐘為主故謂之金奏而掌以鐘

師此王禮也集傳以為公卿奉祭而復又鐘師文以釋逆尸自相違戾名物疏駁之允當

信南山

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因信南山敘有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倂然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孰有如成王哉文並開初時並功多於文治禮樂制度尚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始號大平疆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康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

我疆我理傳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云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

布桓之物據古傳注  
當作播殖之物

又云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案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成二年杜氏注云布桓之物各以土宜與此傳疏同義絲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為大界理為溝塗劉氏以疆為夫畛塗道路理為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晦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若論字訓則攷工記有水屬理孫之語劉氏較勝焉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五

甫田之什 變小雅

甫田

朱子譏小叙謂甫田敘用自古有年生說大田敘用寡婦之利生說瞻彼洛矣敘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蒙蒙者華敘用似之二字生說桑扈敘用彼交匪傲生說總謂其傳會詩語以欺後世也然小叙之文不與詩類者多矣彼果欲傳會何不每篇用一語以生說哉且敘語不類詩者朱子既以詩無此意置而弗用其類於詩者又有生說之疑亦大苛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叙皆以為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敘思古古字偶與詩

自古有年同耳朱子譏之以為敘傳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案小敘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適南畝對則指成王以苒疏以信南山推之謂此古亦禹理或然矣敘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乎

甫田詩毛鄭異解後儒又于毛鄭外立說紛紛雖亦短長互見與不及古注之優如今適南畝以為王之觀稼攘其左右以為饋饁之物者子由之說也爨我髦士以為進髦士而勞之兩農夫之慶以為賴農夫之福而豐季者紫陽之說也文義俱可通但詩人立言當有次第首章言大古豐年之美成王農政之詳次章又備言述執祈之禮至三章始及省耕勸農之事耳今適南畝即解為王之親行則曾孫來止一章不已復乎適畝不指王則爨髦亦非勸勞矣賴農夫之福而有年歸美于下誠為尋意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古有是言矣不聞兆民有慶一人賴之

也惟攘取饋物見上下之相親摹寫情事雖稍嫌其纖曲而較之王述鄭易之解

爨為自然源謂首傳義不可易矣餘三章則鄭近之其攘嘗二語始从近義可

尔首章鄭易傳義而孔疏是之然鄭惟說十千合一成公田之數似勝耳毛云十千言多

也王甫孫其以甫為大夫以取陳為賒賞世賦以瓜為舍皆彊立異也甫父雖同

義然以大夫為田名則大迂不如傳謂天下田即大田之義也齊甫田雅甫州傳皆訓大夫實甫之恆訓矣補助固有常典但盛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于賒賞不如傳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陳別其老壯是孝養之道也七月詩農夫亦指少壯言老者不任耕作之勞故專目壯者為農夫耳至以介為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為大止為定言治道所大功所定止蓋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王義本此

韓詩外傳及漢書食貨記論井田之法皆以為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十八畝餘二十畝為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宗均之說樂緯皆以為嘖而甫田孔疏據孟子之言以規其失謂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言八家皆私百畝家取公田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為同養公田又謂郊外用助法是九之中稅一國中用貢法是十一之中稅一內外通率為什一故謂之徹班固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指諸儒皆襲其謬鄭氏匠人注竝無此說俗以鄭意同於諸儒又失鄭指源案孔氏此言非篤論也公田百畝私田百畝孟子舉其大數耳野外之廬以假田事七月亟其束屋信南山中田有廬及此詩鄭箋解攸介為廬舍皆指此也非公田二十畝將焉給之同養老說公田百畝統言之耳分治共治俱可言同不必八家聚于一處也况共治則推諉易生

生分治斯隋勸可攷若論立法之無弊則分治善矣至於郊外國中通率為什一于義尤疏九而稅一十一而稅一多寡相懸既非王者無偏之政又國外百里為郊郊以內所謂國中而用貢者也其地僅方百里者四耳王畿千里為方百里者百而什一而稅一者才居百之四其餘皆九而稅一通率之安得為什一乎禮記正義亦孔氏所定也其釋王制公田藉不稅仍約孟子樂緯之言以為八家共治八百八十畝矣外二十畝為井竈廬舍意與漢記同蓋亦不能守其一說矣

甫田四章所言祭典凡五社也方也農夫之則蜡與臘也御田祖則始耕之祭也社祭土神必與稷俱方祭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始耕祭田祖社方在仲秋蜡臘在孟冬皆報祭始耕之祭以孟春吉求行之則獨為祈祭此章先言報後言祈合兩年之事相為首尾其田信南山之由雨雪而及霖霖與生民以

輿嗣歲之義乎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畚也案田祖一神而名不同周禮大司徒謂之田主籥章謂之田祖禮記郊特牲謂之先畚皆指神農也籥章又有田畯非此詩之田畯即郊特牲之司畚皆指后稷也則田祖田畯及二神矣至七月甫田諸詩之田畯毛云田大夫鄭云今畚夫意嘻頌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也非神也王安石曰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謬矣古今以來為田官者多矣安得死便祭之乎且田祖是神農於田神為國尊安得田大夫即其再身乎

朱子疑楚茨四篇為幽雅因甫田次章擊鼓以御田祖語與籥章文合也噤此四詩言祭多矣曰先祖曰皇祖曰社曰方何嘗專樂田祖哉所述樂器名有鼓鐘琴瑟之類不言土鼓也況與公卿奉祭之說又自相戾矣

以穀我士女毛以穀為善鄭以穀為養鄭義允矣穀士女文最稷黍下養義較相屬焉又上章爨我髦士善我已具不必復出也集傳兼二女而主于養得之曾孫來止鄭云出觀農事為其為耕耘耨穫時未可定也集傳以為來監耜者則確指耜時矣豈據下文禾易長畝語邪夫易而治理長而竟畝信為耜所致噤易長之下復言善有成善而大有乃秀實義不又似獲時乎

如茨如梁毛云梁車梁也孔氏申之引孟子之輿梁謂能容車度則必高廣故以此禾積劉瓛釋朱傳以為即小戎之梁輶豈別有據邪噤梁為車上句衡其高廣能幾何舍其容車者而取喻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夸美之指矣

大田

古人樹穀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每歲命田官講求之以命於民故隨土之高

下肥膳皆可以執殖而地無遺利大田詩首言既種正其事也箋引月令季冬民出五種正之疏又引月令孟春善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及周禮司稼辨種稂艸人物地相宜之可見古人農政之詳密矣後世不講農政稼穡之事任民自為之彼老農雖精而其業然見聞不越鄉里豈能偏歷天下訪求百穀之稼而樹之乎周官職方氏言荆揚二州宜稻要止約略其大槩耳其間地固有高阜者自應種樹他穀也近日江南之民止恃稻以為食一值早暵高鄉輒告饑此宜有交通土相宜者凡山源遠之地則樹之以為常其下田仍以執稻則境均可化為苗畝土相宜者凡山源遠水之地則樹之以為常其下田仍以執稻則境均可化為苗畝而水旱皆無患矣是在士大夫及豪富有力者倡率之以為民先耳

魯孫是若傳云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於義允矣蘇氏改為順王所欲殊無意味然諸家多从其說

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言不若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僅以四蓋生長之條成茂已具於菑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民之方毛以為極畝鄭以為齋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為生房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特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阜正與彼詩寔發寔秀相當耳發管而秀出則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

毛云實未堅曰阜

故兩詩皆以堅好繼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云炎火盛陽也孔氏申之以為四者盛陽氣羸則生消之則付于所生之本蓋明君為政蟲蝗不生詩人歸功于田祖之神言若為我驅除之云爾後人緣此立焚蝗之法謂之善于斲章則可若用為正解則秉畀者乃以

也非田祖也與詩語戾矣集傳以為古之遺法如此殆不其嘖

詩中祈祈凡六見采蘋訓舒遲七月出車玄鳥皆訓衆多韓奕訓徐觀大田訓徐諸訓為衆多稍遠餘皆不離舒徐之義嚴緝辨之詳矣案霖霖言其小和和言其徐小雨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大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北方所執多黍稷梁林故宜此耳若荆揚惟特稻為食夏月插蒔非翻盆大雨則農夫束手信乎土俗各殊難以一槩論也

此有不斂穧疏云定本集注穧作積董氏曰崔靈思集注不斂答亦音穧是同一集注也孔以為穧作積董以為穧作管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如孔之直也

東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此箋疏之義後儒莫有易之者獨董氏自立說謂隨所來之方而禋祀之誤矣案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即月令四時迎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禘乃仲秋而報成萬物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四方一時俱祭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不合亂無此理

田家饋饁乃其常事非以夸示觀者集傳云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獲者嘖則曾孫不來農竟終日不食邪且獲者即農夫也相告者何獨不獲而饁也皆所未解其以為饁獲豈以下文方祀乃仲秋事乎較之甫田之饁耜筮有據矣

集傳以山有樞為畚蟠蛭以破斧為畚東山以大田為畚甫田以裳裳者華為畚瞻彼洛矣以鴛鴦為畚桑扈以采菽為畚負藻以既醉為畚行葦以假樂為畚鳧

驚何周室君臣上下唱酬之盛也至楚茨等十篇朱子以為如出一手則甫田已下六詩乃一人所作又分為一贈一畚是自相矛盾矣

### 瞻彼洛矣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詳見吉日此洛水即禹貢之漆沮而瞻彼

洛矣之洛也詩人託興多取目驗為言幽王變雅作於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配

鼎矣故毛云宗周漫漶水鄭亦以水之灌溉為明王德澤之喻也王氏以為東都

之洛非是

韜本傳恰左音弗韜乃其或體韜與韜皆祭服而異制矣大夫以上服韜士無韜而

有韜制如楹鼓四角其色韪見說文謂之韪韜其非祭則通服韪然則韪者士及大

夫以上所同韪韜者士所獨也以配爵弁見於士冠禮故韪韜有頭鄭訓為諸侯

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韪韠附注之文而改訓為戎

服恐不然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鄭云以韪韠為弁又以為衣裳不言以韪韠

為韠也左傳附注或作不注不讀為幅注訓為屬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為戎服若

袴而屬於附皆非蹕也安得以衣弁用韪韠而牽合韪韠為一事哉又爵弁韠弁

陳氏禮書疑為一物也元無確據况爵色微黑而韪色淡矣兵事之韠弁必非韪

韠所配之爵弁禮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韪合之稱惟士得縗之耳豈槩為

戎服之名哉

韠琫有珌毛云韠容刀韠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韠琫容刀毛云下曰韠上曰

琫疏申毛以為韠是刀韠之名琫是韠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韠之體上則有飾可

名疏引公劉傳琫工飾韠下飾與彼文異當是偶誤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為之詞又引

名疏引公劉傳琫工飾韠下飾與彼文異當是偶誤名物疏譏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為之詞又引

釋名下末之飾曰琕琕即鞞字鞞正是下飾今案之殆不然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同琕鞞之飾也說文曰鞞刀室也廣雅云鞞斬折製刀削也義皆同疏竝無以鞞為下飾者况鞞為下飾則琕又為何物耶瞻彼洛矣傳以琕琕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則以鞞琕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言飾非飾也而琕在其上則鞞為下矣古文簡質詞不達意未嘗相矛盾也孔氏申之善達毛意亦非彊為詞也釋名下末之說殆誤解公劉傳意耳反據以規毛可乎又此詩釋文云鞞字或作琕馮欲合鞞琕為一字蓋據此也然說文無琕字玉篇有之以為即琕字云蒲蠲蒲實二切書作蠲是鞞與琕同不與鞞同也又案杜注左傳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而玉篇同其誤先儒已譏之矣小爾雅宋咸注以琕為上飾琕為下飾玉篇廣韻亦以琕為上飾互有異同俱不足信當以此詩傳疏為正

### 裳裳者華

觀巧人何人斯巷伯角弓諸詩幽王之世譏諷盈庭矣勲賢之意因此失其祿位有裳裳者華之刺焉前三章皆援古以規今也勲賢之家子孫相繼而崇顯上之固有譽有慶下之亦駟馬車猶華之裳裳而光美焉惟諛諂不行故如此今則不然慶譽轉為憂畏乘駟降為徒步矣故末章感稱先人之德左宜右有子孫當世享其祿不應見其絕也敘所云諛諂者其號石父暴辛公之流與

裳裳者華裳即常字信矣然董氏謂此華即常棣則謬甚詩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書傳竝無言常棣華黃者集傳既从毛訓裳裳為堂堂復引董氏語何弗淡攷與嚴緝訓裳裳為如衣裳之禮字亦牽合而盡理且引說文訓何彼穠矣為衣字以自證又甚不倫衣字自訓穠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為字哉

裳裳者華之首章與蓼蕭相似語同而情異矣彼為躬逢此為追意也說詩者所貴論世不可以詞害也集傳以蓼蕭為天子燕諸侯以裳裳者華為天子美諸侯殆徒以其詞也夫

傳云似嗣也言先人有是才惠子孫宜詞其祿位以似為嗣詩之恒訓耳集傳曰有之于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維其有之正叔上室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所謂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

### 桑扈

禮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遂其情長幼得明其敘家邦鄉國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令于是乎成風俗于是乎美中國以寧四夷以服天祐之萬邦賴

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胥皆也毛云不然鶯然之

桑扈猶有文章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戡難君上之有禮文者也末章之思柔

匪教臣下之有禮人者也幽王之朝動無禮文則放恣驕僻無所不為將何以示

軌物保福祿乎孫毓述毛樂胥之言見孔疏足備闕議聊為衍暢其說鄭以胥為有

才智之名迂矣近以為語詞尤無義趣

萬福來求猶云自求多福古人固多倒語也嚴緝得之集傳曰無事于求福福及求之纖甚矣

### 鴛鴦

鴛鴦詩四章以實義為興此又一興體也交萬物有道不僅在鴛鴦之畢羅自拳養有節不止於乘馬之催秣舉一以槩其餘故傳以為興而箋優廣其義要之

祭角獸而後田漁齋三舉而恒日減亦僅道其路耳明王惠愛搏節之政固未易  
更僕數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疏云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案爾雅鳥翼  
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說本此集傳引張子語曰禽鳥竝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  
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左不用而右便故也果爾則爾雅之言妄矣  
張豈得於日驗邪然古今物性多有變遷目驗之事正難以釋古經也

乘馬在廐乘字毛森傳王徐繩證反云四馬也鄭讀如字云王所乘之馬疏申之  
意以為王所乘是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無事則推推易也正見其節用二說較

論之鄭義為長

頌弁

朱子辨說譏頌弁敘見詩元卷無日便謂孤危將止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  
言如逝者其耄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樂府猶如此如少壯幾何人生幾何人是  
也斯言似矣然觀此語而欲斷頌弁為燕樂非刺時非確證也車鄰山有樞原非  
燕樂之詩以蟋蟀為歲晚燕飲而山有樞畬之者朱子之說也以已說證已說何  
自信之堅與樂府之短歌行來日大難寺篇乃文人高興之筆非真歌以侑酒亦  
非席間相贈畬也若相梁連句之時鄴下公燕之作應吉甫華林之咏顏延年曲  
水之篇則無此語矣案詩中燕樂語有即其實而道之者飲酒之飲飲此滑矣不  
醉無歸是也有願其然而言之者此詩之既見君子度幾說憚樂此今夕君子維  
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必知其意方可讀其詞此所以不可  
無敘也

毛以皮弁在首，與王者之在上而鄭不以為與，蓋天子與同姓則皮弁服，故舉以發端。言王服是皮弁，夫何為乎宜以燕也？而奚弗為鄭解？憂矣夫皮弁，與服也。酒肴，與昇也。兄弟當與，與之人也。兄弟以王休戚相關，如葛蘿之託於松柏，皆欲王之明不欲王之暗，故未見則覩其危亡而憂，既見則與其開悟而樂其思與。王與飲而諫正之者，意在此。然則此意上六句當各二句，自為偶。豈伊異人持起下句於上無所最也？集傳之釋此，乃云有頌者弁實為伊何乎，兪酒既旨，尔春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非他也。玩其文勢，以實維伊何，承頌弁，豈伊異人，承酒肴，各增一乎字，使其句法相應。同呼起兄弟，匪他斯舛於義矣。服弁者，王也有酒有肴者，又王也。何得歸之兄弟乎？又集傳本以此三章為賤，而比輔廣劉璣改為賤而與，又比因伊何與，豈伊兩相應是興體也。此未必朱意，然集傳二乎實詔之。

誤

葛與鳥俱都了，反說文王篇皆同正韻，泥了反不知何本。今吳下土語尚存古音，而學子反失之。葛廣韻作槁。

爾雅以女蘿兔絲為一物，頌弁又兔絲，松蘿為一物，兔絲之別名。又曰唐又曰蒙曰王女，蓋一艸而六名也。艸木疏辨松蘿非兔絲，後世埤雅、爾雅、翼名物疏諸書率宗之，而為說其言甚明快矣。然艸木之異物而同名者多有，況古今異語，方俗殊，何可勝詰乎？女蘿、松蘿之名，可施於兔絲，夫可施於他艸，不必執此以槩彼也。陸以目驗而疑之過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於兔絲，附女蘿，既引陸疏之言，又謂古今方俗名艸不同，斯語得之。

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故釋文期音基，朱傳從鄭解而期無音及。

殊為疏也

車牽

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以車牽為莫樂其新昏殆未講於斯禮乎呂  
記遵敘得之

左傳叔孫昭子賤車轄

昭公二十五年

以牽為轄意二字其通用乎案牽並見說文牽入

舛部云車軸端鍵也兩穿相背从舛萬消聲萬古文楔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  
車害聲一曰轄鍵也然則牽止為鍵轄既為車聲又兼牽義字亦作轄見節南山  
箋

今人以間關千里為涉歷長塗之稱間關字本此詩也案毛傳間關設牽也朱傳  
以為設牽聲聲之義其取於轄乎與之車欲行必設牽既行必有聲矣宋董氏曰

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聲又為驅馳本諸此斯語良然

車牽首章與三章詞指畧相同匪饑匪渴忘其饑渴也式飲式食忘其酒肴之不  
美也惟好友可以莫喜而今之莫喜不必好友也惟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今之  
歌舞不必有德皆設為得季女而喜極之詞

示兒論景行行止云鄭箋以景行為明行晦菴以景行為大路博攷經傳景訓  
大訓明並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敘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為景慕之說不  
大訓明並無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孫此語當矣案孝經敘疏亦訓景為  
明但謂法則此明行哲王文義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義敘語未為完善疏之釋  
敘必欲與詩義合耳不如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又案說文景光也玉篇景光  
景也皆無慕意廣韻云景大也明也象也光也照也像義與倣相近或可轉為

慕今之廣韻即唐韻也孝經注成於天寶二載孫愐唐韻成于天寶十載一書之  
出同時豈唐世景字有倣倣之訓邪殆非也源謂古人采用經文多歇後語如友  
于詒厥之類皆是孝經斂正暗用行止意耳行止者則而行之箋謂則效古先哲  
王也又案毛傳云景大也疏申為遠大之行與箋小異而大同

以廢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愠志也孔疏言孫毓載毛傳作愠怨也王肅述毛亦  
云新昏指褒姒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褒姒諛巧嫉妬故其心怨恨釋文毛傳亦作  
愠怨也而曰本或作愠安者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今傳云愠安也箋  
云愠除我心之憂疏云憂疏云憂除則心安非異於傳肅言非傳怕合孔疏之言  
觀之可見馬融以苒述毛者皆主愠怨鄭為馬弟子始以安義釋毛然孫王及釋  
文皆作愠怨是唐以前猶安怨兩義並行也孔奉敕為詩疏原以毛鄭為至不得

不伸鄭而詘王由是安義獨行而愠怨之解後儒莫聞聞亦莫信矣源謂愠字說  
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志怒也志怒與怨近矣凱風傳愠訓安此傳訓怨字  
同如義異毛自得之師傳豈拘一律乎况怨義與韓詩愠義相合安知毛傳詩時  
經文不作愠乎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極言賢女之可思末似以惡褒姒結  
之篇法宜然孫王之說優矣

### 青蠅

詩三章皆與蠅興讒人初無兩体也集傳分首章為比下二章為興劉瓛釋謂之  
首青蠅對君子下章以對讒人故比興不同案斯乃晦菴初立之例詩人之比興  
元不如此辨詳詩言君子無聽則讒人之搆敵可知言讒人罔極則君子之不宜  
聽可知意固互相備也興者興其意乎抑徒與其詞乎

賓之初筵

此詩首三章毛以為燕射鄭以為大射後儒說詩者或从毛或从鄭或首章从鄭

次章从毛

此崔集註之記呂記从之

皆攷據禮文以為言獨朱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間襍取大

射燕射之禮

源

不知其何所折衷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

為言祭則此章豈將祭而擇士宜為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禮此不可解者

一也大射射及皮侯燕射射獸侯集傳引天子射侯諸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

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在綱又鄉射禮而燕射如之者也遷樂之事亦燕射之同於

鄉射者也則宜以此章為燕射矣然首引大射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

宿縣大射之文也厥明將射遷樂於下鄉射之事也既禮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為

鄉射矣乃仍蒙大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璣以為參約

二禮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射之不改縣孔疏

論之甚明乃彊益遷樂文於大射下可乎此不解者四也孔疏引燕射鄉射禮所

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禮所以申鄭意也噉諸侯大射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

階甫妨射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禮畧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改蓋敘

引此詩為刺幽王則所言當為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既不遵敘而以為堯公悔

過詩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改縣禮文可攷也集傳顯與立異又

不自明其攷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為悔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禮矣

集傳之釋大侯既歷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復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

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尚不能服先儒之心下無以塞後

學之議不敏以說出於諸子而默不置辨也其以韓詩而譏小敘通議辨之允當

茲不復贅

各奏尔能以下鄭所指祭未之禮有三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禮也手仇入又賓長兄弟及佐食加爵之禮也酌彼康爵弟子舉觶之禮也朱傳用其獻尸加爵一意而康爵二語亦絕於加爵中

賓載手仇鄭箋仇讀為斟案斟从斗甌聲把也甌亦音拘从目从大目邪也目九遇切左右視也从兩目今俗本斟字左俱作甌本名公名又加一畫誤矣斟又

作鄭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注康為安鄭訓康為虛而毛義為允朱傳既从毛以又引或說讀康為抗引禮記明堂位崇坻康圭證之以為即坻上之爵不知禮注謂為高坻亢所受圭奠之于上也是亢者猶言舉耳禮疏云元舉也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坻

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當云酌彼舉爵成何語乎又鄭氏注記讀康為亢乃破字也同一破字見於箋詩者輒痛譏之見於它注者反遷就詩語以合之誠不知何意

俾出童殺箋云殺羊之性牝牡有角殺羊異羊也吳羊白夏羊異爾雅夏羊牡羴牝殺是牝羊異者名殺說文夏羊牡曰殺是異羊牡者名殺箋又以殺為牝牡之通名三說各異案郭璞爾雅注謂夏羊為黑股羴音羴又云今人便以羴殺為白黑

羊名然則黑羊牝牡皆名殺也觀箋語可見漢世已然不始于晉又案吳羊之羴猶夏羊之殺也爾雅云羊牡羴音羴牝羴羴之羴傳亦云羴牡羊而說文玉篇皆以羴為牡羊則吳羊之牝牡羴信如郭所云矣毛據漢初之傳釋羴故與爾雅同

鄭據漢末之傳釋殺故與爾雅異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六

炙藻之什

變小雅

炙藻

有頌其首傳云頌大首兒釋文云頌扶云切說文同案說文頌大頭也从頁分聲則此詩頌字乃其本音本義惟寡字从頌頌訓分賤要之訓分而讀布還切自有攸字媵之它典特借用頌爾徐氏韻補徑讀頌為布還切而不存舊音疏矣玉篇符云切又音班廣韻亦有三反

采菽

首章之菽牛俎之芼也次章之芹加豆之菹也皆所以待諸侯之禮以此為興乃

異體之不離正意者

玄衮及黼玄衮惟上公方可服黼則自公以下至於毳冕之子男絺冕之孤卿皆得服之故詩言及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矣東萊祖子由之說以為媵指上公不如箋疏之義為允

感沸檻泉爾雅說文皆作濫泉詩檻字乃借也說文濫从水監聲引此詩徐云盧瞰反詩釋文檻銜覽下斬二反从檻字本音然則檻泉之檻但借濫義不借濫音也爾雅濫泉釋文無音反邗疏云濫檻音義同兩字音本不同不知邗欲以何讀案玉篇濫伦攬盧瞰反云涌泉也張揖廣雅濫泉之濫與詩釋文檻字同音殷敬順列子釋文濫字亦咸上聲是濫字二音俱通邗殆欲从檻讀也又案爾雅釋水有四泉其三見詩一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注引公羊傳昭公五年直出釋之此詩檻

泉是也一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注云从上溜下曹風冽彼下泉是也一汎泉穴出穴出反出也注云从旁出也大東有瀏汎泉是也惟一見一石為瀝音織詩所未及

柞字五見二雅釋文皆子洛反惟采菽維柞之枝有兩音云子洛反又音昨說文用昨音喫當以子洛為正矣朱傳車牽才洛反綿篇子洛反兩存其音韻會止存昨音未當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以左右為連屬之國集傳以為諸侯之臣夫諸侯能辨治小國使之循順所以為有功也若黼於天子其臣從之乃其常事何足備美哉又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以規悼公襄十一年亦取遠人服從之義

優游之優本从彳丑亦反此詩優哉游哉及白駒慎爾優游是也今惟監本注疏伦

優餘本併佻優矣二字義亦相通玉篇云優優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佻優案佩鵠集辨此二字以優爲優游優爲倡優誠是矣噴說文無優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倡已兼二義優游與饒意近併優於優亦可也今世文典不用優字矣又案說文優从人憂聲憂和之行也从夂息聲引詩布政憂憂息愁也从心从頁徐鉉曰息見於顏面故从頁優游義亦近和豈後世以憂代息用因加夂旁於憂以相別繼又因優優形涵遂并優於優與其信南山之優渥說文引詩佻優

### 角弓

駢駢角弓釋文云駢說文佻弣火全切案說文弣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弣烏全反並不引此詩又案說文 駢角低仰優也从羊牛肉詩曰駢駢角弓息營切是駢自佻駢不佻弣也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弣而誤引與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有

### 異也

孔疏謂角弓乃別是弓名如今北狄所用於古亦應有之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弓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斯言當矣集傳曰角弓以角飾弓也虱非是飾者以爲美觀杜旣有弓之後耳六材設一則不成弓角乃弓之體何云飾邪爾雅云以金者謂之鈇以廬者謂之玼音姚以王者謂之珪注云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爲名噴則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聞用角也又案說文弧木弓也弣都昆切畫弓也弣角弓也爾雅無緣者謂之弣郭以爲今之角弓則角弓之別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見詩惟及說文必古有此器孔謂今北狄所用豈唐世華人已不用乎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云已老矣而孫童悞之箋義亦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玉

侮慢老人不念後日老年人亦將侮已也朱傳曰讒人貪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於義亦通案杜少陵詩老馬為駒總不虛是自嘲其健啞雖老年亦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與啖少陵用事特斷章耳若詩之正解則箋疏義長呂記从古甚當

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教王以敬老之道也箋云食老者宜令之飽飲老者當度其所勝多少鄭此語以釋詩雖驚俗啖善悉老人之情態矣老人氣衰不能忍飢亦不能多醉曲體其情斯為敬也為人子者尤不可不讀此箋

孫毛以為猿屬陸疏云獼猴也說文佻夔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又云猴夔也廣雅

云孫狝親去聲獼猴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之意皆與陸同樂記注亦釋獼俗誤佻

為獼猴案猿性靜性獼樂記獼雜子女正言侏儒倡優戲弄之態必不取喻於

靜者矣以孫為猴當是也猿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為猿屬孔申傳云猿乃猿

之輩屬非即猿得之矣爾雅郭注云孫亦獼猴之類又云孫似獼猴而黃則孫與

猴別獸與陸意異漢書相如顏注云孫乃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亦佻皮可為

鞍褥者唐世以狝皮為蓐褥貴賤通用宋太宗始禁士庶不得乘狝毛煖坐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即此獸也戎音柔聲之轉耳今狝音戎

非獼猴也如淳注引廣雅顏以為非案狝色黃赤故名金線狝顏語正與郭合埤雅因其訛遂

以狝孫為一獸而與猴各釋殆不然也嚴緝云孫即王孫此與元恪疏同當以為

正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壽有王孫賤唐杜甫有覩胡孫詩皆指獼

猴又案孫字樂記作獼史記相如傳佻蜂當以說文夔字為正說文云从頁已止

久其手足徐鉉曰已止皆象形

雨雪灑灑見峴曰消箋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能誅小人劉向災異疏引

詩亦同此義蘇氏訓為消釋親族之怨因敘有九族相怨女也然讒邪擯黜則親睦自敦怨恨之消釋意足詠之矣呂記嚴緝皆祖蘇說不如集傳从古注之得也

苑柳

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詩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注皆以為逸詩而說雄雉小明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為證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然即逸者可知矣朱子據戰國策上天甚神無自瘵也之語欲改苑柳詩甚蹈為甚神訊非闕疑之道

居以凶於呂記嚴緝皆解為幽王所以自居與式居婁驕之居同而引書惟厥攸居語證之以為古人論治敵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關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詩本旨正未必喫鄭云王必舉我居我於凶危之地雖淺而實得之解古人語正不必

過求深也

都人士

朱子辨說云都人士敘盖用緇衣之誤是不然敘縱非子夏倫然其來古矣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與大毛公俱六國時人毛公傳詩敘尼子作緇衣孰先孰後未可知也何知非緇衣用敘而必為敘用緇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襲者甚多易詩書皆聖經亦徃徃有之敘所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數語當是先正遺言敘詩者與尼子各述所聞著之於書耳又敘意是舉古之節儉駁今之奢侈朱傳謂敵離之後人不復見簪日之盛美而歎息之義不相同若較論之則敘義長也觀詩篇所述並非紛華綺靡之事旅衮充耳衆鬢髮皆平常之服飾也臺笠緇櫛尤儉朴之至也春秋之世敵離更

有加矣園弁裘服瓊玉笄珈之儀容載於國風及左氏傳者尚燦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乎況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聖人立訓之意所以為經也若如集傳之說則直是蕭后之述煬帝宮女之說玄宗耳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哉

古之所謂有惠者必攷其實故僂人之美往往舉容服言行而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遂其詞則實以君子之惠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詞恥有其詞而無其德恥有其惠而無其行惠藏於心行見於事故惠必驗之於事也孝經論先王之法孟子論堯桀之異亦以服言行為言雖不及容而服足兼之矣都人士首章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行也與表記正相

合然容服言可飾於外行不可矯於一時也故行尤重焉集傳行讀如字同訓錫京諒矣僂人之美顧畧其所重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證楚子囊之忠

杜注忠信為周

意正與毛傳合

毛云周忠信也

況以周為忠信乃詩書之常訓何足為異而必欲

易之

彼都人士箋疏以士為庶民嚴緝辨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是貴賤之通僂當矣源謂士之僂信可通於貴賤但此詩所謂士大夫率至貴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衆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實為賤服然郊特牲言蠶祭時諸侯使者艸笠而至注引此詩臺笠貢禽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也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

指爲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偁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獨舉其貴則不應士偏指其賤鄭以士爲民者徒見敘民惠歸臺之文耳不知古人言民亦通上下偁之不媻指庶民也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敘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長民者何不可哉

綱直如髮傳云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蓋內密而外正又始終不渝見女德之盛耳後儒貪取髮字立說故求巧而反拙朱傳訓爲髮之美既於如字難通嚴緝用解頤新語說謂此女之髻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爲假髻以爲高髻此亦未必啖棗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以女對士言若如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若从鄭說則綱直咏其性行尹吉偁其氏族卷髮美其儀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晷帶髮之意而咏歎之

不與上三章一例也朱傳反謂以四章五章推之當言髮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問于其中何獨不倫祁况四章五章士言晷帶與女言卷髮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晷帶而言臺笠緇擗祁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訓尹爲正孔疏申之以爲正直而嘉善蓋以性行言也鄭

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爲姑其乙切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

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其說亦通但尹是氏姑是姓兩家女子一偁其氏一偁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偁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於諡莊姜定姒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國韓姞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則有舉其父母家之氏者狐姬孔姑之類是也有舉其夫家之氏者夏姬樂祁之類是也周之盛時必有姑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

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姑故詩言謂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詞猶曰彼大家女子有號為某人者云尔尹乃少皞氏之後已姓若竝述兩姓之女則當云已吉矣

謂之尹吉畢竟傳義為卷二章綢直三章尹吉皆言性行之美也士惠之美詳於首章女德之美詳於二三章美是人者固宜詳於德矣康成之易傳祇因謂之二字不安耳啖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美德如此於文義何礙况幽王時尹為大師蹶為甄馬二氏正當盛時其女子之都雅嫺麗豈必不如曩管而顧云不見哉

我心苑結苑本伦蘊說文云从艸温聲於粉切引左傳蘊利生孽積也又滯也詘也俗伦蘊易伦縕此詩苑結及禮運大積焉不苑皆伦苑詩釋文於切切徐音鬱又於既反禮釋文於粉切檜素冠蘊結釋文亦紆粉反當以此反為正矣又荀子作宛曰富有天下而無宛財

匪伊歟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箋云帶于禮自當有餘髮于禮自當有旗可見一衣帶之微一笄總之末皆有禮法好焉而古王制禮之嚴都人守禮之恪俱隱然於言外詩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關於人心世教也蘇氏曰古之為容者以其自然而非強之是惡知禮意然猶有不致飾之義焉朱傳曰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直為醜體之佳句矣

采綠

小敘云刺怨曠也蓋謂刺時之多怨曠耳征役過時王政之失故復申言之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也鄭氏不會敘意釋之曰譏其不但

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此誤矣韋弓綸繩特託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真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盛衰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之永鑑乃區區與一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陋也朱子辨說謂此怨曠者自作非人刺之駁敍與遵敍異而誤解敍意則同人謂非有刺於上則害義尤甚征役頻興室家睽隔民生愁困誰實使然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猶云非刺則是君之於民竟可秦越視也而元后父母不及爲妄語矣乎

藍箋云染艸也案其種有五菘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華實相同而葉小異蓼藍葉如蓼菘藍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其華夫子如蓼則一也蓼藍歲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馬藍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疏申其意以爲舉近以見遠五日爲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爲悞況日月長遠乎此解優矣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棄此禮故改訓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詩者借禮爲言端耳豈實采藍婦乎朱傳曰五日爲期去明之約也遠行而約以五日歸視無此理傳云詹至也爾雅釋詁同案詹訓多言至乃借也然義出雅傳亦云古矣不誤也朱傳曰詹與瞻同則吾未敢信瞻借詹雖史記有之周本紀然至義自通不必改訓況詩中瞻字甚多何來藍閔宮二篇獨去目旁哉

韋弓綸繩箋疏以爲婦人因夫不歸悔當時不與之俱往此必無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詩者揆其情而言之耳後儒以妨於義改訓爲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說可通而輒較短少陵新婚別曰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蓋本此箋疏義斯善於偷

意者與

黍苗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後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紹先烈周公雖元勳其子孫不及也嘆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貞勞動尤非桓公所得比驟諫厲公又脫宣王於難而以子代之及王立後為之平淮夷城謝邑上能宣布王惠下能慰安衆心穆公先朝舊臣年高望重盡悴國事不敢告勞貞無泰厥祖矣故當時既咏其事而奕世之後猶歌思不忘有黍苗之篇也皇父作都於向萊民之田徹民之屋雖由幽王之闇然使得大臣如穆公者董其役則任輦車牛必有其制告成歸處必有其期何至大為民患哉此黍苗篇不獨刺王又刺其大臣也敘云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詩旨良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鄭分為四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傷

去聲

牛者駕車之牛在轅中此將車者事所謂我車也其杜轅外者須人杜首牽之杜旁傷之所謂我牛也集傳易我牛之訓曰牛所以駕大車也豈以我車為駕馬乎

案鄭氏牽傷之說本於周禮牛人及臯隸之文詩疏引之有明徵矣焉用夏新乎

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獨原隰最利於人案爾雅有十土其可食者三隰也

下平也野大原也廣陸也高阜也大陸也大阜阿也陵也者非沮洳萊沛即險峭磽确

非樹藝之地原也可食阪也者隰也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原隰之名凡

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傳何休注云原宜臬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謂原

隰最利於人亦指斯土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疆理所獨詳也故周禮夏官之屬設古原隰

是从各从录自尔雅變為師以辨其名而詩人咏之尤多然尔雅有两原隰其一原而原泉字加水旁為源

可食其一不可食竝見於詩其實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詩有兼言原隰者曰于

彼原隰曰原隰哀矣曰昉昉原隰曰原隰既平曰度其隰原有獨言原者曰脊令

杜原曰至于太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膺膺曰度其鮮原曰于脊斯

原曰復降杜原曰瞻彼溥原有獨言隰者曰隰有苓曰隰有泮曰隰有荷華隰

有游龍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曰隰有棗隰有楊曰隰有六駮隰有樹樾曰

隰有杞桮曰徂隰阻畛曰隰有萇楚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尔雅两原隰合而論

之曾孫之所田召伯之所平公劉之所度其為可食之原隰無疑至皇華喻使臣

常棣喻兄弟則用以託興不過廣平下隰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絲詩

之周原萑茶如飴文王之遷程公劉之遷豳將欲建國立都墾田藝穀其所營度

相視必非境賸俗瘠之場邠唐秦三風及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產榆杻楊駮及夫

棟山厄切即棟中為車輞俾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苓枸櫞杞可入藥樾棗有實可嚼亦嘉

植也而載芟之隰畛則千耦聚而耜焉此六原十三隰定是可食之土至於常棣

之原禽鳥所巢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獸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衛隰以

有泮鄭讀為畔俾中必瀦水鄭之荷花游龍水艸也檜之羊桃即棖楚蔓艸也而隰生焉

則亦沮洳澤障而已

###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猶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雷子隱居而能廣農桑之利君子在野

而能著蔭庇之功周雖衰尚多賢矣惜幽莊兩王皆弃而不用也此西周之所以

東而東周之不復西也雖然隰桑詩音節略與風雨同彼編入國風朱子定以為

淫詞矣

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為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併及他詩遐瑕二字嘖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往改其肯說所見必有進不應徒覘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為欲進其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賸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魯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言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為勸浚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於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於杜杜注左傳又貽誤於呂千餘年

未有能辨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也鄭訓謂為勤勤與勞同義釋

勞謂皆訓勤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之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則必勞來之鄭應用孔說詩言愛之則必勤思

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忘勞不在忠誨也

中心藏之鄭玄王肅皆訓藏為善鄭說見箋王說見表記疏然詩釋文云藏王才即反則肅不訓善與禮記異意詩釋文所謂王

或非肅乎蓋古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時詩字必作臧故訓為善

也然臧字兼藏義亦可訓匿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恆藏心中晉孫秀舉此詩以畚潘岳亦作藏匿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白華

敘以此詩為周人佗正如小弁詩是太子傅佗耳朱傳指為申后自佗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君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佗乎

灑池北流傳云灑池兒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說文作灑云水流兒皆不以灑池  
爲水名水經注云灑池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注鎬字皆作鄗則實有灑池之水矣  
案豐在西鎬在東灑池在鎬西正豐鎬之間也後人因箋語遂取水之在豐鎬間  
而北流者名之以灑池云爾凡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率皆此類水經注又云毛  
詩曰灑池兒而世傳以爲水名蓋亦同鄭意  
鴝俗似鶴而清濁不同所謂禿鴝也亦名扶老善與人鬪脯脩食之益人氣力  
及奔馬近世本艸綱目據景煥閩談及環氏吳紀謂海鳥爰居即此禽誤矣禿鴝  
吼於詩又人所嘗見臧文仲聞人也何至不識而祀之乎  
鴛鴦戢翼取陰陽相下義義本尔雅又與易男下女意相合此箋疏之解信而有  
徵者也朱子宗橫渠之說以不失其常釋之

### 絲蠻

辨說譏絲蠻敘近世郝仲輿

敬

駁其誤至詳確矣

說見通義

又謂集傳釋此詩皆爲鳥

言不成文義尤爲篤論案詩之託爲鳥言者必如鴝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將荼  
云子羽云予尾以爲鳥自謂宜也此詩之教誨車載豈鳥之所望於人哉

毛傳云絲蠻小鳥兒韓詩薛君章句云絲蠻文兒語雖小異其爲兒而非聲則同  
朱傳以爲鳥聲本於劉勰中彙始臆說也案黃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睍睍  
曰熠燿目其色也曰交交曰絲蠻指其形也其以聲音著者惟葛覃出車兩詩俱  
曰喈喈耳七月云有鳴不言如何鳴也凱風云好音不知如何好也意喈喈而外  
更無可擬似矣

未事而教之事至而誨之鄭因經教誨異文故爲此分釋耳其實教誨一義也叙

云飲會教載則言教而誨在其中矣

### 瓠葉

瓠葉後敘言幽王弃禮故有牲牢饗餼而不可用華谷非之以爲觀賓之初筵幽王乃宴飲之過故此詩極陳簡儉之意似矣然頌弁詩言王有旨酒嘉肴不以宴其親族則與此敘意正相合也况賓之初筵刺其沉湎淫泆非刺其奢也蓋幽王所與宴飲皆匪人狎客耳至於嘉賓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飲之時惟有載號載呶敲我籩豆而已至於一獻百拜之儀又其所是而不欲行也賓筵詩刺其祓禮瓠葉詩刺其廢禮惟祓禮則廢禮愈甚牲牢饗餼所以行禮也宜其不可用矣後敘之言詎爲過乎

瓠盞同類而微別瓠形長盞體圓也幽風斷盞落其寔也小雅瓠葉亨其葉也一爲甕夫之食一爲庶人之菜其用等耳孔疏引七月以證瓠葉云彼雖盞體與此爲類明亦甕夫之菜

瓠葉篇言庶人飲酒事耳然可以觀禮焉爲酒本以蕪實先與父兄室人酌而嘗之親親也用瓠菹儉也實至加以免羞備獻醑醕之儀物儉而禮重也敬賓也箋謂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夫飲酒所以行禮庶人能行酒禮故稱君子彼辭而伐德者小人而已矣案古者教民必以德行道執故庶人皆知禮有士行詩所言乃紀其實也成周風俗之美於此可見

###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敘云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師東征苕之華叙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歿因之以饑饉何州不黃敘云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三敘所言乃一時之事而不見於史此可補其闕矣春秋之世處處皆有戎狄滅衛伐邶病燕公羊傳謂中國不絕若綫年賴齊晉之霸稍攘除之幽王時正其蠢動之初與然周之一代實與戎狄相終始自古公避狄以來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獫狁成王再伐淮夷穆王伐犬戎伐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鎬翟人侵岐又敗於犬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大原之戎至厲王之末而獫狁蠻荆徐夷淮戎皆叛宣王中興四出征伐僅克底定燮其末年竟有千畝之敗繼以幽王之昏暗逮驪山禍作而周轍遂東矣蓋三代以首戎狄鎔處中華故為患最劇孔安國書傳云蔡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傳聞應不謬王肅謂自紂時戎狄始鎔處中國則未必然案禹貢淮夷隅夷島夷萊夷西戎之類皆在九州境內后稷子不窋竄徙戎狄即豳地也此皆

虞夏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朴溪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嘯處其間如今楚粵菁峒中有蠻獠耳諸夏之式微時出為寇王者興則討平之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咏是也無王者則狼噬豕突無所顧忌中國坐受其敝而漸漸之石莒之華何艸不黃之詩作矣又案周秦皆興於雍其被戎患亦略同秦大丘大雒之族漫於西戎秦仲復為戎所殺子莊公破戎孫世父伐戎被獲襄公又伐之自周轍東而雍之戎患蔡獨當之矣三詩敘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關紐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興亦以之止而秦復以之興與止之故不在戎矣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荆舒分配詩詞說各不同

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為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為荆舒不至每章下二句為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為戎狄叛下二

句爲荆舒不至東  
征總六句而言

多支離穿鑿俱非毛指况經止言東征敘本用兵之由故並舉  
戎狄與荆舒耳必欲分裂經文配此二役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觀跋涉  
之勞苦直是賤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說得之

有豕白蹄爨涉澁矣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澁益目此爲將雨之兆也橫渠  
以此爲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爲再雨之徵謂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因久雨  
多澆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於畢雨徵又見此若雨之甚也嚴緝  
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殊朱傳以豕月爲將雨之驗既从毛矣復載張語  
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說大巧不若毛之平豕雖負塗然謂澆水濯之方  
見白蹄則穿鑿之見也

顧英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  
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焉得謂離其陽則旱乎余驗  
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則未敢信也又嘗爲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  
相傳箸方雨遠之則否矣此英白得之目驗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  
儒妄託也史記則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

月離于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灑奠又罔灑

音麓  
滲也

奠則其水淋漓而下若雨

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又形亦類畢故月人之即雨噫此浚  
非朱子語記之者妄耳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  
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  
並不云用以取兔且又罔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  
乎宋季閩越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

感召洪範鄭註謂雨水也為金妃畢乃西宮之宿从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  
又罔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豈未有罔時天上霖畢宿邪即有之而不好  
雨邪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為形亦因星而得名孫  
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說皆然不可易也孫炎謂以罔名畢郭璞謂以畢名罔孔疏是郭今反謂畢  
星名義取諸罔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說出於朱子遂不敢  
致疑故辨之如此

### 苕之華

詩有苕之華爾雅有苕陵苕神堯本經中品有紫葳郭景純見本艸紫葳亦名陵  
苕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苕華為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  
書所云當為一艸無疑矣其兒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釋鄭箋有紫葳而蕃之

偁陸疏有似王芻而華葳葉青之說其別名曰薺

音標

曰薺見爾雅薺華陵時瞿陵

見本艸鼠尾見陸疏其以為瞿麥者則張揖與陶隱居之誤也顯慶中蘇恭脩唐  
本艸始以紫葳為陵霄後之注本艸者率沿其說然未有引以釋詩之苕華者而  
朱傳始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馬孔疏通爾雅及鄭箋陸疏之說謂苕華有  
黃紫白紫今陵霄花面夾背黃無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皁沐髮  
即巽本艸經所言亦同今陵霄花兼俱無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疏言苕華好生  
下溼本艸經亦言生下溼水中故陳風旨苕生於邱丘則陸疏別釋為苕饒今陵  
霄別宜於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別艸矣又陶氏別錄注引博物記  
云鄭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艸必當奇異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為奇異哉案箋  
疏言苕華紫葳則芸黃為衰落之色若陵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華之盛不可

喻時之衰也故朱傳別取附物而生雖榮不久爲說夫華之榮謝各有常候非因特生而久附物而速也況詩人身當危敵則已集於枯何榮之有而僅云不久乎取喻殊失實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舛學所以重多識

蘇頌圖經疑陵時爲鼠尾艸因茗華陸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陸翹亦名烏艸即爾雅之勤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皂別錄言其生乎澤中蜀圖經言下溼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以染皂此與陸疏之說茗華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昇言有赤白二種爲稍異然較之陵霄猶爲近之

詳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人不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敵日多也傳語明白簡當矣後儒之說徒紛紛耳

心之爲明堂猶房之爲天駟營室之爲天廟取象於人事爲星之別名耳董氏道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於奠筭中其能久乎語見呂記此謬矣心即明堂又出在明堂乎且天星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畱微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留星光故云不久豈必謂將沒時矣

### 何艸不黃

何艸不么箋云么交巽色艸牙孽者將生必么蓋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彞直以爲黑腐之色與鄭異朱傳云旣黃而么則从劉也噴艸之朽腐爨而已豈復兼交乎案么與黑不同周禮鐘氏注以爲緇緇之間是也彞名玄鳥正以其羽色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尚么亦取艸木牙孽之色以艸么鳥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敘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敘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僊命為諸侯乎緯書矣雀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即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堯成書已有辨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以爲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堯成誕膺天命九年逸周書吏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師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算戍者六年始僞王此言殆非也受命改元縱未僞王其形已露況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囚之旣囚豈得復釋揆之情事當不尔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

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僞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即僞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卽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于天末二句言旣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於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疊疊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疊疊勉也易疏繫詞又侯果注亦同詩傳文記注禮器皆

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疊字欲改詩疊疊文王疊字从女从尾董道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妮妮文王爲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

典相傳皆作疊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說文云媿勉也案今說文云媿順也立  
無勉訓又媿字許慎本讀若媿其無匪切乃徐音也玉篇有亾利者鄙二切而又  
音尾廣韻有尾媿美三音其字義玉篇云美也廣韻云美也順也然則媿與疊義  
本縣隔其音尾猶有所本其訓勉董之妄耳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  
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即錄之曰布利音與毛鄭合矣哉  
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  
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  
肅述毛意耳其安知毛訓載不即爲始而鄭訓始非以申毛也左傳國語引此皆作  
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

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載成周道載成  
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  
用其語矣

本文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顯惠之士不杜譏世卿  
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蘇祭諸族皆周初名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  
異義引尚書世選尔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當譏  
世卿之文於義同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  
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旨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大也於緝熋敬止緝訓續熋訓廣者  
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熋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

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孫子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也今云卽有商之孫子觀之旣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卽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凡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卽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卽且甫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裸將正侯服之事奈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蓋臣傳云蓋蓋也箋云五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夫多士周禎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視大迂蓋本梁州之名詩入以其音同故借爲進義毛公傳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爲忠不已遠乎今忠蓋二字習爲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卽德耳言脩復言配不旣復乎源謂此篇凡人言命當逋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旣命言命之歸于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脩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脩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聯貫毛傳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適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

見釋言

德卽爾祖之德故云述而脩之句義自相接

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鼓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爲傳孔疏申毛則仍用述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鼓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从毛音从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效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同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 大明

大明繇二篇集傳皆以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揣其意殆因文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爲周公作僂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未確指爲周公作況此二篇乎詩敍傳曰子夏之徒師受歷歷朱子猶不知信反信不韋門客無稽之談耳

大明敍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敍於文王德於武言命互文爾肯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於王季太任欲言武則追本於太姒詞雖汎及意有轉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實主也敍獨言文武得詩之旨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敍說不已過乎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

言命王季也況任姒婦入亦受天命乎周南詩敘儷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爲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爲辨說則謂周家妃后以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乎啖次章集傳云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從來四章又云將言武王伐紂之事又推其本而言皆歸重文武仍襲敘意至總注則如辨說所云雖強欲駁敘與不能全廢其說矣

明明在下章毛傳自文王鄭兼指文武爲一篇之總括鄭說勝矣近皆以爲汎論其理則不然敘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敘不言況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俾茲何見獨異又敘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百章爲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

弃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首章徒泛論其理末章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蒙夙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敘注微子爲紂同母庚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固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敘孔又據之以釋詩過災微子庚而長故爲元子紂少而適故爲正適名俾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之畿內嫁于周疏申之云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爲商而與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耳非

商也文義難通不如幾內之說當案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太任注云二國奚仲仲  
他之後夫仲他雖國於薛既相湯致王爲門代製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  
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爲畿內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徙國於  
摯祖己者仲他之後此語非是季歷娶婦時尚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  
杜位太萑丁未久祖己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太任已生於摯安得其  
七代孫方國于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表皆畧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嘆矣  
曰嬪于京朱子以爲疊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於馮汭嬪于虞證之  
此本鄭箋然非詩旨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況堯典孔  
傳本謂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爲大姒有文惠而祥爲善鄭以文爲納幣之禮祥爲卜吉意各

別矣孔疏申毛旣言大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  
殊少畫一而以下吉爲善祥亦非毛訓祥爲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  
猶云嘉禮耳太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太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  
此

岐周卽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杜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南二  
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在渭水之北所謂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  
造舟爲梁不知過何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爲渡渭非是

造舟爲梁造字造艸阜三音併可讀本俗船說文云造古文从舟方音云船舟謂  
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船廣雅云以舟爲橋曰船此其證矣案傳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彼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

造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造字本義餘訓皆借爾觀古文从舟可見左傳造舟於河

昭元年

孔疏曰造爲至義言舟相至而竝比也造本爲比舟何必由至義以通之

迂矣集傳云造伦也作舟於河北之而加版夫訓造爲作是詩僅言作舟耳作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邪微集傳補出比義詩竟爲不全語邪

纘女維莘纘太任之女事者維在于莘也長子維行莘之長女維行太任之惠也夫任之配王季維德之行大妣之配文王亦維德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今以爲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保右命尔箋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申之云身體康彊國家無虞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舟是又遂命之也剖析甚明集傳於此二字不甚分別其義意丹書白魚之事非

所欲言乎然經文字義須一一有歸也源竊爲之說曰文王爲西伯已三分有二及紂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津是又遂命之也民心即天命故以當之庶不入纖緯之說耳

武王告神之詞已僂周王發矣至牧野臨敵反曰維予侯興此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興知彼以王而亾興亾之際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又周雖僂王而於商仍爲侯如東周王室未嘗與吳楚通使聘問之詞仍當正其君臣之僂耳彼自僂王於國中天子弗與深較殷周兩代事當相類古俗渾朴難盡以後世律也陳氏據侯興語證文之不僂王迂矣嚴緝載朱子之言曰予侯猶言我后商人僂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爲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

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爲雨止則傳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又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靈疾太公率衆先涉此雨文爲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爲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夫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贗作其可爲據乎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爲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爲天助而嚴以雨止爲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 繇

繇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窟徃居戎翟之間杜今慶揚府公劉遷豳杜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百二十里三水縣漢也元廢明復置界當涇水之西及太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

次章追數遷居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且相度既定卽繼以築室耕田事相接觸次章之義自應與下諸章聯貫成文也又古公本自豳而來則雖在岐亦可蒙豳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泥豳公爲未去豳之稱則民之初生傳釋民爲周人獨不可證其爲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誤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相習莫覺其非得馮義方見毛傳之真面目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博識者

疇爲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稷爲馨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馨之爲天子故詩以爲喻箋云縣縣然若將無長大之時是也縣縣亦微細之意馨是瓜稷至紺是疇大王肇基王迹則非疇矣詩欲美大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疇以爲式微之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疇爲故實者埒以祝子孫蕃衍宗祀延長與卜世卜年同意殆誤認詩旨

復穴皆土室復則象土爲之穴則鑿地爲之其形皆似窞窞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傳云陶窞窞也復重窞也是直居於窞內矣夙無此理況陶復既各爲一物爲古公所居下又贅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案復字本作覆則案土爲復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高地則鑿土爲穴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墓荼如飴墓字訓爲墓菑者音謹訓爲烏頭者音靳朱傳从孔疏以墓爲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疏矣

墓荼如飴孔疏云內則墓菑粉榆則墓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艸云芟音急墓艸郭白即烏頭也則墓者其烏頭乎若墓菑之菑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嚴緝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艸森美惡皆猥大豈能變毒爲美此墓定爲墓菑之墓

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縣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也今以縣詩首章爲大王居豳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即述大王避狄於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蓋因五章傳立家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止言室家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旣在岐此不應獨在豳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漆沮之間合周原與漆沮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傳訓土漆沮即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艸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豳至太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

不獨于幽斯館見公劉篇而已再攷七月篇所偁塞向墜戶入此室處入甄宮功  
亟其乘屋躋彼公堂諸語皆有室家之證也至于蠶績裘裳偁獻兕觥陰春酒  
諸禮儀文物燦然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辨邪則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末遑築  
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太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之  
敘當如此也康成誤認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幽則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  
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沒非毛指孔又過甄箋說曲爲解釋謂在幽實有宮室因欲  
美太王杜岐新立故云杜幽未有以爲立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  
不應太過其實況同一岐土始榛蕪而後輪奐方見太王初造之美何得以幽相  
較乃成文勢乎然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  
時一則見傳訓古公爲幽公遂謂因在幽而偁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

案嚴說良是毛傳云葍菜也鄭箋云菜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烏頭則當云艸不當

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氏釋毛鄭意矣又茶雖名苦菜艸本疏言其得霜則

皓甜脆俗而美故禮羊之芼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爾雅齧苦葍注今葍

葵也葍似柳子似米泔食之滑本艸葍汁味甘公食之夫禮鉶芼皆有滑注滑葍

菹之屬士虞禮鉶羹同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菹注以苦爲茶菹爲葍屬合此諸

說觀之二物正是同類苦茶苦葍同以苦得名然葍味甘美茶亦皓脆葍則禮用

以爲滑茶則禮用以爲芼安得謂非類乎孔誤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

飴耳周地獨如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爲甘哉又案士虞禮注

既訓苦爲茶菹爲葍屬即引詩葍茶如飴證之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葍爲古

葍矣孔雖申鄭而不得其意

孔以墓爲烏頭朱傳又從之故墓菑之墓無復詮釋今案墓菑一類也內則注云  
菑墓屬冬用墓夏用菑釋文云菑似墓而菑大是已又案苦墓兩見本艸艸部及  
菜部皆收之唐本艸水墓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艸部中品  
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菜芮芮啖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薺菜如柳喫食之甘後  
漢馬融傳注言其華紫葉可食唐本艸注亦云此菜野生非人種菜似菑戢側入切即負  
腥艸菜似若其狀三角一邊紅一邊青華紫色李氏綱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種黃華者有萐殺入  
謂之毛芹

慤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疏云乃安隱其居乃定止  
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箋云時乃耕日宣乃  
治其田畝分疏明且確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成句

耳夫時耕與治田誠一事也疆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截然兩義何合合而  
一乎此泥箋語太過矣又此疆字監本注疏不從土釋文作強云亦作疆固君  
良反今俗本此詩皆增土作疆矣案疆本倫壘說文云界也从畺三其界畫也疆  
乃或體又作疆壇疆又案畺比田也从二田音與壘同

磬皋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磬鼓及工記鞀人爲皋鼓總一鼓也章氏攷索謂皋  
者緩也故以節役事良然

毛傳以皋門應門爲天子之制鄭箋云諸侯亦有皋應毛說當矣諸侯無皋應朱  
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說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偁皋門之哲謂諸侯有皋門  
亦有應門誤矣宋築者謳言澤門不言皋門也據杜注澤門是宋東城南門非外  
郭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孔案彼釋文言澤門本或作皋門者誤孔所據當

郭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孔案彼釋文言澤門本或作皋門者誤孔所據當

此本矣然則以為黼門者豈服賈諸家之說邪

傳云家土大社也案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社疏云在庫門之內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大王初立岐周之社王通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語見大誤矣大社之尊正以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盡立乎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皋應二門為天子之制則諸侯不得立何大社反通於天下乎況漢事亦未可證周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曰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繇詩為文王而作而推本於大王應以文王為今也故承上章立社言大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亦絕恚怒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从毛解又以不殄為大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為因上之詞即非新故之故矣尔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

為故又為今義相反而兼通殊非詩雅之旨

柎棫拔矣尔雅云柎白桤

音縷

郭注以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亦可食陸疏

據三蒼說以為柎即柎其材理全白無空心者為白桤孔疏竝好兩說不能辨其

孰是朱傳本从郭注而大全引東陽許氏語申之則純襲陸疏之言與朱意正相

反而引呂為證舛矣案白桤本艸用其核為藥名蕤

儒佳切

核入本經上品陶隱居

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韓係昇云棗似枸杞而秋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相皆與郭氏同朱子獨取其說良有見矣至陸疏之柎亦載本艸言櫟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柎是也然非此詩之柎

作柎拔矣柎柎斯拔拔字从手芻蒲貝反疏云柎然生柯棗也拔本蒲八反訓擢

柯萊生正拔擢之狀音雖殊義實相因耳韻會拔字四見獨于泰韻作拔从木尙  
注云禮韻續降豈非後人傳寫妄易偏旁而禮韻併收之邪於泰韻注云又見隊  
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黠韻則四韻共一字假三韻皆爲拔何此韻獨爲拔乎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卻獻  
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短氣兒卻以喙爲病病豈非困乎短義亦困之狀此  
足證毛義矣仲達何未憶及邪又方言云喙俶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爲喙因  
引外傳卻語又曰喙極也注亦云江東呼極爲喙喙則喙喙喙三字通用矣又廣  
雅喙困同訓極廣韻喙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喙亦作喙  
孔疏未詳困義而後儒多訓喙爲息其說又不無得失焉呂氏臨大云喙張喙而息  
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呂記嚴緝皆引之是以喙爲口喙又從口喙轉出息義迂矣

案方言云餽

息音喙四虛器切

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餽周正關西之

地宜其謂息爲喙矣廣雅亦云喙息也朱傳直訓喙爲息蓋本諸此又說文引此  
詩云混夷駮矣夫夷四矣四與喙同訓息益信此喙字直是息義不必從口喙作  
轉也然總不如毛義之當

虞尚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  
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  
成猶云成其成尔正指相讓而還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  
國文之王業乃大故繼之曰厥厥生厥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  
之而漸興文王勤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敘義合後儒解成字生  
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旨

棧構

棧構新櫬是俊又盈顛之喻煥徒舟楫是策力畢効之喻敍所謂能官人也朱子論輿體最輕於此二興止以數助字畢之不究其義宜其以敍爲誤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師正舉我祀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漫解爲天下歸之夫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武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汚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化紂之惡俗網紀之施能使四方咸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效耳朱傳總歸於文王之德夫文德雖盛亂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不益見其德盛乎

棧構次章王肅述毛以爲不言祭孔疏失以傳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爲祭殊不知傳云半珪曰璋瓚瓚之璋獨非半圭乎傳文質略偶不及瓚耳安見其必非祭也肅謂其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駁之矣而仍用肅說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網紀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於天下耳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玉之所以美其質勉勉我王所以網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爲誰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與網紀四方矣上二語各四字分爲兩截亂破碎不成文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爲興失之矣章周王之章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飾也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一喻一正相爲形况有客篇追琢其於白駒篇金玉尔音同一句法且網爲罔之網紀爲絲之紀以喻我王之爲政於四方亦比也假象於器物而去其如似之俚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佻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皆是集傳槩以瞠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于興中分立比體獨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爲興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傳純用周語爲說謂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易樂本不以上二句爲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喻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教始以爲興體矣疏申其意謂詩美君得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惟論艸木周語遺其興意毛傳亦於任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源謂此詩之旨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惟論艸木乎魚麗詩卽魚酒二物以明萬物之盛多此詩卽榛楛二木以明資用之饒裕舉一以見百其義同也古人引詩雖多斷章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呂紀以榛楛喻君子以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景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爲興而興義則殊蓋箋疏以君子目大王季而呂記用丘氏說以斥文王

故取興亦別也

詩三言瑟瑟今憊今傳云於莊兒瑟彼柀械傳云衆兒瑟彼玉瓚毛無傳而箋云潔鮮兒案此瑟釋文云又作瑟說文引詩亦作瑟云从玉瑟聲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也則與彼二瑟本異字矣

魚飛天天魚躍于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魚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於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魚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鄭義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

民所燬矣釋文云燬說文作燬云紫祭天也案祭隸變也字本作燬說文云从火从春春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又燬與燬別說文燬放火也从火燬聲此詩燬

字鄭箋訓煥燿則是放火之燿非崇祭之燴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八

文王之什 正大雅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敍語

首章正言所以聖故媵美大任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

下爲子婦之所續耳集傳以聖母賢妃並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敍言后妃而不  
言文王朱子猶大譏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德本於內助何邪及孫炎示兒  
編欲讀思齊之齊爲見賢思齊之齊言太姒思齊于太任又思媚于周姜是此章  
媵美太姒而謂文王聖德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次章鄭義徃徃勝毛以宗公爲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

寡妻爲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爲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  
迓迎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竝加申述未置抑揚源謂  
寡爲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足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爲美俾此箋云寡有  
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若蘇氏以爲猶言  
寡小君廟爲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  
后爲寡德邪

鄭取雖雖杜宮三章并爲二章章各六句以杜宮爲養老於辟雖在廟爲祭於宗  
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  
句總結上二事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雖終屬武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惟  
無數訓爲無擇源竊有取焉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

有名譽成俊髦也疏謂此經本有作擇者不爲破字較優矣又厥敷二字併訓爲  
猷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似屬未安若从鄭則無此嫌

雖雖在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顯亦臨無朕亦保毛云以  
顯臨之保安無猷也今則以爲雖幽隱而若或臨之雖無猷朕常有所守肆我疾  
不殄裂假不暇毛以爲大疾害之人不絕之而自絕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  
爲大難雖不殄絕究明白無玷玆此其不同也源謂我疾二句兩說併可通其不  
顯二語則毛義爲優孔申毛義以此二語承上雖肅言雖肅肅此顯德也然此  
顯德豈獨在宮廟乎亦以臨於民上矣旣以顯德臨民民無猷者亦皆安之上句  
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  
詩無曰不顯連算予云觀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

詩也至于雖無馱數亦常有守則尤礙于文義不馱正是能守耳及云雖不馱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絕生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性與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脩德敏行皆以學術言章斷而意接兩故今不虛設矣

古之人謂古皆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借以美文王耳於義盡儘俗通李氏以為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是古在管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為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為證亦不然以典謨稽古曰堯舜禹皋陶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馱傳云古之人無馱于有名譽之後士釋文以為此王肅語是馱字毛無傳也疏亦言馱字經本有作擇者然則作馱而訓厭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為擇乎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元有擇馱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譌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為易傳舛擇字尚存它本故不疑鄭改經耳陸既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訓馱殆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作擇者是何詩而董道言韓詩作無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然未必有它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為大王之事殆非也玩經語與大王事不合者有三大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時商未有秕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大王避狄

遷岐勢圃微弱後雖寢以彊盛爲王業之基然終身爲諸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旣固乎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滂其肯代故三章云帝佗邦佗對自太伯王季蓋謂天之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太伯王季之時而已然矣若由大王順敘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乎三也後儒以爲大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大王耳殊不知生聚漸繁則艸萊亦漸闢文王地廣民衆倍加于大王事又遷程遷豐連佗兩都皆剪榛蕪而爲廬舍轉荒翳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于刊除邪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字發端爲追滂之詞愈證首章章之言文王也況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兩明德前後相應自應屬文王矣又溼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一家之說矣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亦應指四國言句法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爲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允矣鄭訓度爲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鎬京王克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堯典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字疏遠毛意亦引皇矣傳訓爲居又小爾雅云里度居也義竝相合

上帝者之毛訓者爲惡鄭訓者爲老鄭謂天須假音暇此二國養之至老取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爲允憎惡義同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改正惡之實也集傳用或說改憎爲曾訓式廓爲規模皆臆狃之解難據信惟訓者爲致

本彙頌毛傳較爲有理但解者之爲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者之之字無歸箸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杜文王所此與匡衡奏議見本篇首

條意同皆以爲天居之下章帝遷即此義遷而就文王與之居也漢世皆作是解

定有本矣始則顧之旣而宅之語意相應且天無首目而言顧天無形體而言宅其爲假託之詞又同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漢仲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大王爲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爲人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時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脩德不以宅岐誇宅岐爲天與尤非詩旨至詩言與宅不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爲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是經文乃不完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

見皇矣次章首八句言刊除林木以作室治田作屏脩平啟闢攘剔皆刊除之事

毛鄭正統爲一義竝不言孰爲不材而去之孰爲美材而留之也蓋作詩者欲形

容生聚之蕃非講論樹釵之法意有所主耳埤雅論刊除次第謂始之所去惟木

之枯槁者蓄既而民益衆復闢地以容之則併去其茂者灌又次及其材者樹

終則及其材之美而宜蠶者櫟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說以作屏爲拔去啟闢

爲芟除是去其不材也以脩平爲疏密得宜攘剔爲去其煩冗使得成長是留其

美材也持說甚美然非詩之正旨且未聞灌樹之材于櫟櫟也名物疏辨之甚當

茲述其意而廣之

蓄翳灌樹櫟櫟八者除蓄翳灌非木名餘五者皆嘉植也芝栲即淺耕人君

藟食之庶羞見禮記內則及鄭注栲材可爲車轅見陸疏河栲爾雅入藥一年

三秀寇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艸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凋有松柏之性靈壽木即似竹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削理見漢書師古注而艸木疏亦言其節中腫似扶老可爲馬鞭及杖屨柘宜蠶取其絲以絃琴瑟清響異常材又中弓榦五者皆有用于人而與槁蓄弊翳叢生灌之木同在刊除之列者詩特借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聚嚮時園圃林麓漸變爲民居耳周之興也轉榛棘爲室廬其衰也化宮廟爲禾黍興衰氣象微于艸木而可知詩人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从伊川之解則僅老圃之事耳宣所以美文王哉

其權其櫛傳云櫛柄也此尔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如細棗陸疏謂葉如榆皆以爲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櫛而朱傳从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爲此解者定以櫛

字木旁从劉有行列之義且經文灌櫛同句欲取叢生行生相配成文耳不知字訓須有本非可意爲之說也櫛字釋文例元諧劉聲何嘗會行列意乎又古人文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相配以求精工乎

棗種圃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椽子者名榛棗見邶鄘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指頭者名茅棗即尔雅之柄棗注以爲楸似解檝而庠小子如細栗者也亦名櫛棗見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間呼小棗爲柄棗廣韻云櫛細栗今江東呼爲柄棗楚呼爲茅棗是矣又艸木疏釋棗即榛字棗云又有茅棗其實更小而木與棗不殊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爲異耳此亦指櫛也然則茅棗之傳舊矣筆談及埤雅謂當爲茅棗茅字乃茅字之誤未知果否茅乃櫛實今之椽斗榛栗似之源嘗泊江瀕登岸野步見山側有小棗其葉如櫛檝其樹如櫛檝正如陸疏郭注所云時已深秋

矣實如榛栗而差小米食之味亦同殆是櫛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卽周往就文王之惠與上章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謂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就往之以此毛訓路爲大當佗是解王肅述毛以載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至程子訓載路爲滿路後儒仍其說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夫以載爲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遷不言民歸字義句義俱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皆於刊除見之若乃習行常道克當帝心又言民歸之本語義相承各有所主也集傳從鄭以串夷爲患夷云卽混夸而滿路之解則從程

爾雅釋詁妃媿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作傳時經文配字當從女苟矣故箋疏皆解爲賢妃而以大妣當之爾雅某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

歐程解爲配天而呂記嚴緝從之義雖可通然非詩旨朱傳則從鄭而目爲大姜爾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其語於棫斯拔松柏斯兌正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和其風雨使樹木茂盛非徒養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驚俗仍爲省視解然下二語難通遂多牽合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省亦訓善景純釋爾雅不引此二文爲證反云未詳其義疏矣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

說文兌从几台聲台古充字八音仁徐曰台非聲當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棧

字兩見詩緜傳云

成蹊也皇矣傳云易也行道故言成蹊松柏故言其材幹滑易而調直各隨文釋之耳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卽成蹊意也以松柏爲通迂矣因解之曰此言山林之間道路通又云水拔道通竟忘此詩斯兌連松柏爲句矣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配謂生明君也案文王篇克配上帝意正同君

以臣爲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爲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  
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爲配矣此古人字濼之妙也今以對爲當未  
見其勝

左傳引矣矣之四章作維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致追改  
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以源意之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  
無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  
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沒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王季之當作文  
王豈不信然哉况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俱不用古注程以明爲知之類爲踐之益轉肖似爲踐履與明分  
知行兩義也解類字稍紆回矣朱以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

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立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燭則察是非分善惡  
特明中之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配類義乎不如左傳以覽臨四方言明其  
爲義廣大也至類訓爲善尔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  
之最古者故鄭箋旣云類善又引左傳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爲善訓如永錫尔  
類毛云善也而秉義類鄭云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  
比是一義彼徒求文義整齊耳然古人文體正不必如此

毛引左傳擇善而从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解當謂擇善而从以比方  
王案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从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从是服杜釋比義重  
於擇孔釋比義偏於从俱可通但克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  
从惟取能比未定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是媵美其文德不言於比意各有指矣

孔欲彊克比義與下比合不已固乎又比與文毛皆依左爲解則此兩字當分爲二德孔謂克即比文尤非毛指

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爲匹世有侑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侑父而美其似子者耶斯已慎矣朱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於義皆安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又爲一德與八德同例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沙侑不媿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見左傳疏較爲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亂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盛德如此無可悔之舉動也德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薄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杜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愧之也此詩毛不爲傳意應同左鄭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應比而悔之者孔據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愧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愧皆以悔指德言與左有毫釐之差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殆本于韓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擗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擗彊恣之兒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援顏又本鄭義也朱傳祖毛得之正叔訓爲黨比亂屬臆說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之義廣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地典到彼岸之義也晦庵益陰襲其意然詩爲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爲定解

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徂爲徂鄭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而徂旅爲徂國之旅毛以阮并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過之鄭以阮徂并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及據其精亦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之說有當並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案孟子引徂旅作徂莒以旅爲地名者良是莒非春秋莒子之莒孟子疏誤旅莒音相近容得相通故異文與左傳以爲密師殆未必然

以阮爲國名密人侵之文王因以伐密者其說本於汲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兩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于程宋儒用此說詩而諱其所自出

爾雅按過皆訓止以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過安葛反是此詩按過二字併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並無過音也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捺也引白紀傳按據上黨爲證啖史記注並不音按爲過非其證矣朱傳按亦音過豈宋世有此俗音乎

以篤于周祐注疏呂記嚴緝及石經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未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解經不可過求深如我陵我向我泉我池箋云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意如此足矣宋楊中立時曰聖人一視同仁視人猶己不已鑿乎又無矢無敵言敵人畏避不敵我當耳楊以爲戒緝甫士之詞夫陳師敵泉出矣之常事何得禁之哉

度其解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

注云不相連

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

爾雅釋文二解皆見淺及則上聲爲正矣詩釋文云解息淺反人音仙二音並存以在肯者爲正則亦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及汲冢紀年

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次于鮮原

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爲近岐周之地孔疏亦以爲去舊都不

遠通鑑外紀云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

卽程邑周書文王杜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

邑在漢爲安陵

前漢地理記云安陵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

卽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長草以草溼毛鄭及宋程張呂嚴諸儒各立一說源獨取毛義毛云不大聲以

見於色芽變也不以長大有所更

傳以夏爲大

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

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有所變更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

一此義優矣康成謂是乃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別爲立說不知疾言

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至于天性自然少長若

一斯能葆其天真者也不失矣子之心者也鄭何淺視之哉後儒立說紛紛莫能相尚何不返而求之傳也

詢尔仇方毛云仇匹也疏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徃伐崇此解甚當謂臣爲仇匹者猶兔置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詞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爲脩怨而動是忿兵也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鈞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之義既言親親又說用兵之事語襍亂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古臨隆字同音古音及引證甚詳然今北人土語獨呼臨為隆則不僂古音為喫

崇墉言言崇墉化化傳以言言化化為高大箋以為將壞兒意正相反案左傳

九宋子奭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後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

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化作圻云墉高兒引此詩正與

傳合

是類是禡疏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

或曰者好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黃帝及蚩尤合兩說為一以為竝祭二神又鑿然

言之殊失先儒之指大全引漢書高帝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以為證夫漢興之初

諸事艸初豈必據古禮哉使古禮如是康成不當為疑詞矣

禡貉豹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祭也周禮作貉亦作貉餘書皆作禡有三音詩爾雅

王制周禮諸釋文及說文皆讀為罵肆師釋文又音貉王制釋文又音百肆師注

云讀如十百之百甸祝疏引杜子春云讀為百尔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應十得

百之義皆从百音也應邵漢書注傳敘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

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疏云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故謂之伯既伯既禱是馬祭祭天是

類是禡是師祭祭黃帝蚩尤尔雅有明文可溷為一乎韻會於禡字注引吉日詩是溷

伯禡為一祭殆困應而誤也正韻遂讀伯為禡增入去聲禡韻中誤愈甚矣又案

類說文作禡云从示類聲尔雅同玉篇云或作曾禱或省作禮籀文作禡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為之立後致附與類禡連文亦當言祭

傳義允矣且古人繼絕好亾之道即行於弔伐時賴傳語得見之源漢有取馬尔

案崇國見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徃封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尚存乎不獨崇也春秋時勅侯失國奔衛後狄相鄆舒復奪其地見詩邶風及左傳勅在殷畿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誅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大王王季也皇矣集傳言首二章天命大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者縱非秦雀丹書之謂與必三分有二大皂小懷驪驪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大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二章爲大王之事遂以受命旣固爲天命文王因併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也禮不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見於樂意凡三層啖合樂於辟雖正以驗民物之和也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旨矣朱呂以爲述民樂說本孟子啖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孟子納牖之誨斷章以立言耳豈詩之正旨哉靈臺以望氛祥辟雖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樂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觀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

案崇國見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復徃封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尚存乎不獨崇也春秋時勅侯失國奔衛後狄相鄆舒復奪其地見詩邶風及左傳勅在殷畿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誅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

集傳以不日為不終日案薛綜東京賦注云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工三四集傳蓋本此

小懷驪

驪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大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二章為大王之事遂以受命既固為天命文王因併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也禮不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見於樂意凡三層啖合樂於辟雖正以驗民物之和也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旨矣朱呂以為述民樂說本孟子啖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孟子納牖之誨斷章以立言耳豈詩之正旨哉靈臺以望氛祥辟雖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樂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稍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為不終日亂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

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也蘇氏靈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爲是特从不日取義而已

嚴緝譏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爲鹿之馴鳥之潔魚之躍皆性之常豈必靈道之行嚴語非是鹿與魚鳥至微之物亦各適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詩人舉小以該大徃徃有之毛以爲靈道之行能會詩意於言外矣奈何反以爲譏乎案虞舜簫韶旣奏而致儀舞之祥文王民物含和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播其和一以和而被之樂其爲德化之所感則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鬻鬻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鬻說文云鬻鬻鳥白肥澤兒疏申毛云娛樂游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逸肥澤以訓濯濯而鬻鬻獨取潔白義其用疏忽與然溘書相如傳注文頴曰濯濯肥也師古別鹿

鹿濯濯證之朱傳實本此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釋文云於今鳥鄭如字案鄭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臣之在辟靡者詳此文義二於字宜音於釋文乃謂鄭如字而不言鳥音是誰說疏述毛云於是思念毛云倫思也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靡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及以屬鄭俱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反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卽天論彼注云與天意合疏云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爲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證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爲倫義本諸此殆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也安得論卽倫乎

於論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嚴緝引書無相奪倫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詩論字得之

矇矇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矇詩薛君曰無眸子曰矇眸子昇而無見曰矇與毛正相反春官瞽矇鄭司農注韋昭國語註顧野王玉篇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云矇目有眸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矇無目也孔疏云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矇有眸子故知矇當無然則二字亦不甚相異說詩者以意爲分別耳

### 下卷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此字訓相迂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立新說呂訓下爲繼彥爲武功下訓爲繼比後義更

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朱改下武爲文武則尤未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之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沒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竝舉文武通章文義俱襍數矣嚴緝以下武爲不上武尤無理周樂名彥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殊玉篇云殊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字可通而義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別爲之說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謂繼述之孝也義優矣集傳用李氏之說解爲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土之式語意復出

昭茲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此殆臆說毛意未必啖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來御慎其祖父御本有進義意來御者詩之原文與

昭茲來許與下篇適追來孝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孔疏述毛从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皆讀如字而說各殊來許之來陳氏解爲有自來而以許爲助詞呂巖得用之朱子解來爲後世而許爲所兩說朱較長來孝之來朱呂云造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禮器鄭注也巖緝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之意曹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較其短長也與之許若許進則勤行進善於義明順適追來孝如後儒之解則適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渾成也

### 文王有聲

築城伊瀆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爲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兩解公之城方九厘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及工記匠人注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豐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爲說矣源案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雒三國之一雒長三丈百雒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爲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國城方五里

之制相符以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爲長

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溝名泂築城伊泂舉泂以見成也成方十里豐城亦方十里與戎相偶故曰匹古注本明朱傳殊溷

王公伊濯毛訓濯爲大卽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耳後儒由滌濯之義轉訓爲明箸不已迂乎

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徙鎬仍不離豐水苟耳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是在鎬京目豐水而言朱傳載說說解豐水有芑章謂豐水生物蕃茂武王豈不欲有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不遷獨不思豐水是二京所共乎

鄭謂以文王以下八篇爲文王詩下武二篇爲武王詩是言此十篇爲二王而作茲不云作於二王時也朱子不詳察諧文而漫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亦非確論榘靈臺下武三詩偁王不偁謚早麓併不偁王疏以爲或生時及未偁王時作其說亦通何必槩指爲漫後作乎又周家一代禮樂皆周公所定正雅諸篇卽樂章也今云作於成王周公以後則是周公杜時正雅尚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何詩乎且周公之後不聞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爲金奏爲工歌又何人所定乎

此上卷又已入前文也

此下卷之卷首無字者其意全在公之門下而後始有字也

此卷上卷之卷首無字者其意全在公之門下而後始有字也

此卷上卷之卷首無字者其意全在公之門下而後始有字也

此卷上卷之卷首無字者其意全在公之門下而後始有字也

此卷上卷之卷首無字者其意全在公之門下而後始有字也



